

歷史與空間

冰肌玉骨水仙花

馬承鈞

春日，收到溫州文友鄭輝從福建莆田快遞的賀禮。打開一看：囉！是幾枝含苞欲放的水仙花，我連忙找來一隻精緻小花盆，清洗並注水，幾朵亭亭玉立的「凌波仙子」立馬凸現眼前。其莖葉頂端呈綠白色的傘狀花序，花瓣下方為鵝黃色。葉子狹長帶狀，莖果背開裂，凸顯精巧嬌嫩，煞是好看。我一直特別喜愛水仙花，認為它是冬日最美的尤物，腦海隨即閃現宋代大理學家朱熹任漳州知府時撰寫的兩行水仙詩來：「水中仙子來何處，翠袖黃冠白玉英。」

水仙是我國十大傳統名花之一，已有千餘年栽培史。它不懼嚴寒、只需一勺水，便能在百花凋零的歲末之際欣然綻放，以亭亭玉立的美姿、晶瑩潔白的花朵和沁人心脾的幽芳贏得「冬令四雅」、「歲朝清供」之譽，所以千百年來備受國人青睞，被人們尊為辭舊迎新、吉祥如意的天使。

歷代古賢對水仙讚賞有加，杜甫、黃庭堅、楊萬里、朱熹等大文人賜她以各種美稱，將水仙花與紅梅並列，捧為品格高潔的君子花。宋代大詩人黃庭堅寫有多首《水仙花》，其中一首云：「得水能仙天與奇，寒香寂寞動冰肌。仙風道骨今有誰，淡掃蛾眉簪一枝！」寫絕了水仙的清秀婉約與灑脫典雅，更讚美它富有紅梅一樣的高潔品格和精美形態。李漁是清代著名戲劇理論家，他愛水仙甚於勝於自己的性命。某年年關他為了過年而拆東牆補西牆，最後沒錢買水仙花了。家人就說「今年不買花了」，李漁卻道：「你們要奪去我的性命麼？我是寧減一年壽，不減一年花啊！」於是他就當了妻子的簪環買回一盆水仙。這位富翁先乃對水仙愛得發狂、又狂得可愛！凸顯人性之美！

熱愛生活的人們都有愛花情結。一代偉人周恩來也不例外。他喜歡梅花、吊蘭、櫻花，更喜歡水仙。他在中南海西花廳住了16年，每年一到冬日他的辦公室總少不了一盆水仙，讓日理萬機的主人稍感舒坦。此間他

無論會見貴賓或舉行小型座談，都會讓秘書在茶几擺上水仙花，營造出一種清新和活力。1976年1月15日，周恩來追悼大會結束後，遵照逝者的遺願他的骨灰最後一夜被擺進人民大會堂台灣廳，靈柩兩側還放置了六盆盛開的水仙花。那翠綠的葉子、淡黃的花蕊，無比聖潔，令人睹物思人浮想聯翩——那潔白無瑕的水仙象徵總理高潔的人品！

魯迅先生從小喜歡花草，少年時代他常讀《花鏡》、《廣群花譜》等書，還親自動手栽培過水仙、月季和杜鵑等。1912年遷居北京後，他曾在院內種下兩株丁香，滿院飄香，並在這種環境裏寫下《阿Q正傳》等名作。1935年，作家鄭振鐸專門從福建到上海探望魯迅先生，專門帶來幾束漳州水仙花。魯迅很高興，圍着水仙觀賞不停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對許廣平和蕭紅等人大談水仙之美……

福建人特別喜歡水仙花。閩省是中國水仙花重要產地，南宋時建陽、漳州一帶就以盛產水仙著稱於世。所以福建的省花就是水仙，而漳州的市花也是水仙。說起閩人對水仙花的酷愛，就不能不提一個美麗傳說了。相傳明朝年間，在河南汲縣做官的漳州人張光惠到了退休之年，便攜家眷告老返鄉，途經湖南洞庭湖時，他忽然被眼前一片美景迷住：但見湖中雲蒸霞蔚、殿宇巍峨、亭閣錯落、仙樂陣陣。兩名霓裳羽衣的仙女從藍天翩翩飛來。張光惠見此仙境，疑心自己是在做夢。忽然那如畫仙境又消失了，湖上漂來兩株鮮花。張光惠急忙讓船家撈起這兩株花，放在船上，但見那花亭亭玉立可愛至極，又芳香四溢。張光惠如獲至寶，命人將它精心維護收藏。就這樣他們日夜兼程，待返回故鄉漳州龍海市九湖鎮琵琶坂村（今蔡坂村）時，已是閩家「圍爐」守歲的除夕之夜，又驚見這兩株結出新鮮花蕾。

張光惠自是喜不自禁。遂親自將這兩個球莖種在自家花園裏，幾天後，就萌生出許多



冰清玉潔水仙花。作者供圖

小球莖，美不勝收，而且越長越多。這以後每年一到年底，花園裏便開滿美不勝收的潔白花蕾，張光惠就慷慨地將這些花球分贈親朋好友和四鄰，並附上一首贈花詩曰：「漳郡圓山穴繁峰，花含仙露水流香。玉盤金盞仙祝酒，送給君家福壽堂」。人們紛紛問他：「此乃何花？」張家人答：「這叫『水上花』」。從此，水仙花在福建大行其道，代代相傳，「水上花」也被叫成人人愛、名揚天下的「水仙花」。

港人也喜歡水仙花，年宵花市最是熱鬧。最暢銷的年花當屬水仙、金桔和蝴蝶蘭了。金桔取「吉」的諧音，寓意「大吉大利」。蝴蝶蘭造型優雅，綠葉配上紅果和金絲帶，一派節日喜慶意境。港人買回年花後，都要在花枝上掛上利是封，並要塞上錢，圖的是熱鬧歡樂的氛圍和「利市、利事」的好彩頭。港人愛說「聞到水仙的清香就知是過年」，所以家家戶戶都少不了一盆水仙花裝扮年景……據悉1997年春節前夕，為喜迎香港回歸，港島的水仙花一度脫銷，廣東省不得不連夜調運大批貨源前來馳援……

此刻，望着來自福建的這盆水仙花，我便想起歷代古賢筆下的《上海灘》，更想起一代偉人周恩來和港島繁華的年宵花市，遂有詩云——

風姿綽約耐苦寒，玉葉金鬚姿容妍。入門便綻三春色，不愧人讚水仙仙！

豆瓣閒話

青絲

ChatGPT時代的寫作

最近到處都在談論ChatGPT，這一人工智能技術集合了搜索引擎、語言文本處理等多項功能，被認為是堪比工業革命的事件。有人甚至稱之為「文科終結者」，因ChatGPT除了能與人類聊天交流，還能完成寫郵件、情書、詩歌、法律文案等日常所需的文字內容。於是，許多人既興奮於ChatGPT的顛覆性突破，心理上又惶恐忐忑，擔心會在取代人類，也疑慮未來是否還有學習人文知識的必要。

就像前些年橫空出世的AlphaGo對棋牌競技幾乎形成了毀滅性的打擊，我對有可能替代人類寫作的AI技術，一直很留意。過去也有過幾款融匯了海量數據的AI能夠生成文字，但「仿真度」與人類寫作還是有不小差距，有經驗的人能從是否合乎語法的流利程度上輕鬆看出技術痕跡。ChatGPT更為出色，寫出的一些短文已近無可挑剔。如ChatGPT寫春雨：「早春的雨，帶來了一種清新的氣息。滴答滴答的雨聲，使人心情舒暢……」其強大的信息收集歸納能力令人驚訝，甚至會「用典」，知道下雨的滴答聲經科學研究是一種粉紅噪音，會被人解讀為一種沒有威脅的信號，由此心情平靜舒暢。

不過，我從震撼中緩過神來之後，也漸漸發現了一些不同。ChatGPT生成的文字，多是泛泛之談，雖然表達四平八穩，但言之無物，缺乏例子、故事、個體的經驗意識以及個性張揚的風格，說明人工智能尚無法理解人生層面或知識層面的特有況味。就像核能利用，造成核彈爆炸的那一下，瞬間釋放的能

量很震撼驚人，也很容易做到，但換成核電站那樣，須一點一點把能量緩慢釋放出來，就需要更為高能的技術。人工智能無疑會在未來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，但ChatGPT當前在文字生產上徹底取代人類，成為「文科終結者」，尚言之過早。

普林斯頓大學進化心理學教授羅伯特賴特（Robert Wright）的著作《非零和博弈：人類命運的邏輯》認為，人類歷史上不斷上升的人口，以及由文字、道路、印刷術等新技術的推動，產生了許多零和衝突。這些負面影響既是暫時的挫折，有時也是進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因為人類從新技術中也同時提升了自己的認知能力與勞動力，成功進行社會分工。正如福樓拜所言，科學與藝術總是在山腳下分手，最後又在山頂上重逢。

ChatGPT真正讓人擔心的威脅，是產生的海量文字信息，有可能會讓更多人失去對文字質量的甄別能力。文字語言是一種有分量的表達，現代人接觸的信息越多，文字的分量也會逐漸減重失色。再經過機器學習和定向內容算法的引導，人們的固有信念、感受或傾向都會被強化，變得難以辨別是非優劣，同理心缺失，失去自身的獨立判斷與思考能力。

對於寫作者來說，ChatGPT的出現是競爭，也是挑戰，每一個寫作者都必須同時提升自己的知識和文字能力，才能提供更具價值的文字貢獻。有時候，被時代潮流推動的成長是痛苦的，但也是「重估一切價值」所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生活點滴

趙剛

春天般美好

居老城區近70個年頭的單位，毗鄰明城牆僅數百米之遙，在這個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裏，可謂得天獨厚。每日午餐後，我都會雷打不動地和三五好友約伴，向南步行，出得建國門，沿護城河岸東行，如此，既消了食，又健了體，還觀賞了美景，真是一舉三得矣！

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護城河畔最美好的時光當屬春日！大地還包裹在乍暖還寒之中，勤勞的人們懷揣親朋的牽掛與囑託，好像候鳥一般，從五湖四海匯集十三朝古都，謀劃在新一年大展宏圖、放飞夢想、創造美好。護城河畔一下子熱鬧起來！

春風送暖，冰河解凍。清粼粼的護城河水舒展着僵硬了一冬的四肢，放飞潺潺雄壯的歡歌。被歡歌聲陶醉了的魚兒，睜開惺忪睡眼，競相展示健美泳姿，你一個個搖頭擺尾，我一個個騰躍沖天，牠一個個魚躍龍門。愛看熱鬧的青蛙樂得合不攏嘴，鳴聲響起一灘鷗鷺。

在這個孕育生命、充滿希望的季節裏，即令是一粒再微不足道的種子，都會以超常的堅韌與頑強，從磚石縫裏、雜草窠中、枯樹皮下，羞怯地鑽出小腦袋，伸出小腳丫，沐浴着陽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恩澤，以女大十八變的姿彩，且吐寸草心，願報三春暉。

春天，真是花的海洋！你看那白如雪的梨花、杏花，粉像霞的桃花、櫻花，紅似火的杜鵑花、雞冠花，尤其是那花形碩美、色彩繽紛的花中皇后——月季，掩映在宛若亭亭少女的垂柳和威武將士的松柏之間，婀娜幽香的花，翠綠欲滴的葉，相映成趣，美不勝收。蜂兒、蝶兒、鳥兒，成群結隊，聞香而至，忽而飛向東，忽而舞向西，俄而南北，好一幅令人心曠神怡的《鳥語花香圖》啊！

欣慰地瀏覽着踏青的人們，或扶老攜幼合影留念，或呼朋引伴賞景談天，或與志趣相投者傾訴過往、憧憬未來，即令形單影隻的過客、勞作間隙的遊子，或倚在城牆一隅曬曬暖暖，或眺望遠方想想心事，都洋溢着滿滿的愜意。

「我要把春天般美好的夢想送給藍天！」年屆不惑的同伴抑制不住童真的喜悅，從攤販處精挑細選了一隻質地纖巧、造型逼真的綢製彩蝶風箏，歡呼着，跳躍着，虔誠地放飛起來。「好風憑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」，「彩蝶」越過柏枝，越過松樹，越過城牆，飛向白雲，飛向藍天。金燦燦的春暉將它擬作一枚金燦燦的光點，向天的盡頭飄蕩着，升騰着。同伴愉快的歡呼聲伴隨着金燦燦的光點的軌跡，飄蕩着，升騰着，飄蕩升騰向她的詩和遠方。金燦燦的春暉撒在她的臉上，映在我的心間。

浮城誌

管淑平

睡醒的初春

不知不覺，已過立春，才猛然覺得時間行走得有些匆匆。似乎，先前被寒冷統治着的冬天，以及過年時才會有熱鬧和團圓，都只是彈指間那。

居住在小城裏，也不願出門走走，思緒像在睡眠，彷彿是被冬天的寒風當頭一棒，暈暈乎乎。但醒來時，已經換了一個季節。城裏並沒有什麼春天來臨的跡象，只是迎面而來的風，收斂了幾分脾性，不再是寒風怒號。風的轉變像在一夜之間，就變得溫柔、潮潤了起來。

處在冬末與初春的交叉路口，心頭竟有了零零碎碎的心緒。冬三月，皚皚白雪三千里，漫長中帶着幾分憂鬱。眼見着它即將遠去，消失在無聲無息的時間的更迭中，也許，初春是被一枚從泥土裏不經意冒出的芽兒，一滴悄然而來的雨水輕輕喚醒的。醒來的初春，悄悄開啟的行程，朦朧、秀美。

小時候，每到立春時節，家裏就要忙着去換枱曆。舊年的日曆，像是老舊書籍一樣被擱置在了閣樓的暗角。而這時候家裏人也不會忘了要準備一桌初春的菜餚。不論是剛冒尖兒的椿芽兒，還是田間慵懶的薺菜，採一捧春水，洗淨泥土與塵埃，切幾段春韭，再搭配帶着古銅色的臘肉，一同下鍋小火慢炒，敢情那叫一個滋味可親。我覺得，春天的開始，其實就是在

舌尖最先化開的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。」無人愛春天，就連內心也開始有了幾分躍動。冰河解凍、鴻雁返北，桃始花，雷聲響……提及春天，就連想像也開始變得貧窮，因為，春天的紛繁和玄妙無法用言語表述。

我還是選擇了出門，儘管，我不是一個遊走在春天的詩人，但是我想做個春天的收藏家，收藏它靈動的美。

你看街角的樹，只在枝頭發出幾棵嫩嫩的小芽苞，慢慢積攢着走向夏天的一個悠長的夢。我最愛河邊的柳，垂直地佇立河畔，宛若等候情郎的佳人，只要風一吹，它便開始搖曳着曼妙的身姿。風從河面吹來，泛着冷冷的水汽；青石小路與古巷，幽微不語，一眼看過去，卻不知它藏了多少的故事。

翻看手機，得知朋友結婚的短訊，我開心不已。想來，在春天舉行的婚禮，一定是嫁給愛情的雙向奔赴。用一場緣定今生的浪漫，定格彼此對情感的忠貞，是最好的選擇和負責。就單單是預先想像一下電視劇裏結婚的場景，那也是無比驚豔的了！

又一個春季開始，人們又紛紛有了新的規劃和忙碌。有人歡喜，有人疼愛，春天的新生和遇見，無不給人以力量。

來鴻

梁錦榮

不思量自難忘——懷念顧嘉輝先生

1月3日，「樂壇教父」顧嘉輝於加國辭世。轉眼已一個多月，當日得悉噩耗，不禁黯然神傷，一代音樂巨匠從此畫上休止符。

要說顧嘉輝，不能不說其黃金拍檔黃霑，兩人合作的名曲，首首經典，繞樑三日，百聽不厭。凡有華人的地方，都有他們的歌。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深受大眾喜愛，如「浪奔 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」的《上海灘》，「人生中有歡喜，難免亦常有淚，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下，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」的《獅子山下》，「問世上有幾多愛，流露無限美羨」的《親情》，「重重心中癡債，原是欠下你一世」的《心債》等等。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經濟起飛，人人勤懇，為理想拚搏。當時樂壇全是英語國語的天下，而粵語歌除粵曲外並不起眼。隨着經濟發展，本土文化崛起，音樂人要在傳統中尋突破，而顧嘉輝更是當中的表表者。他將古今中外的音樂融為一體，西學中用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1974年電視劇主題曲《啼笑因緣》，由顧嘉輝作曲，葉紹德填詞。風行港九，幾度斷市，賣個滿堂紅。從此奠定粵語曲的歌壇地位。此前，很多人並不贊成輝哥此曲以粵語填詞，包括TVB一些高層，唱片公司更是疑慮重重，因當時流行曲非英語則國語，粵語地位低微。但輝哥堅持己見，傾囊與公司攤分成本，更特意請來善唱西曲的仙杜拉（Sandra）合作，期帶出新鮮感。Sandra本身不大懂中文，輝哥細心教導，講述故事內容，Sandra在中文旁寫上拼音，刻苦學習，出來的效果出奇地好，震驚樂壇，而Sandra亦走上人生輝煌路，其後的《風雲》更大受歡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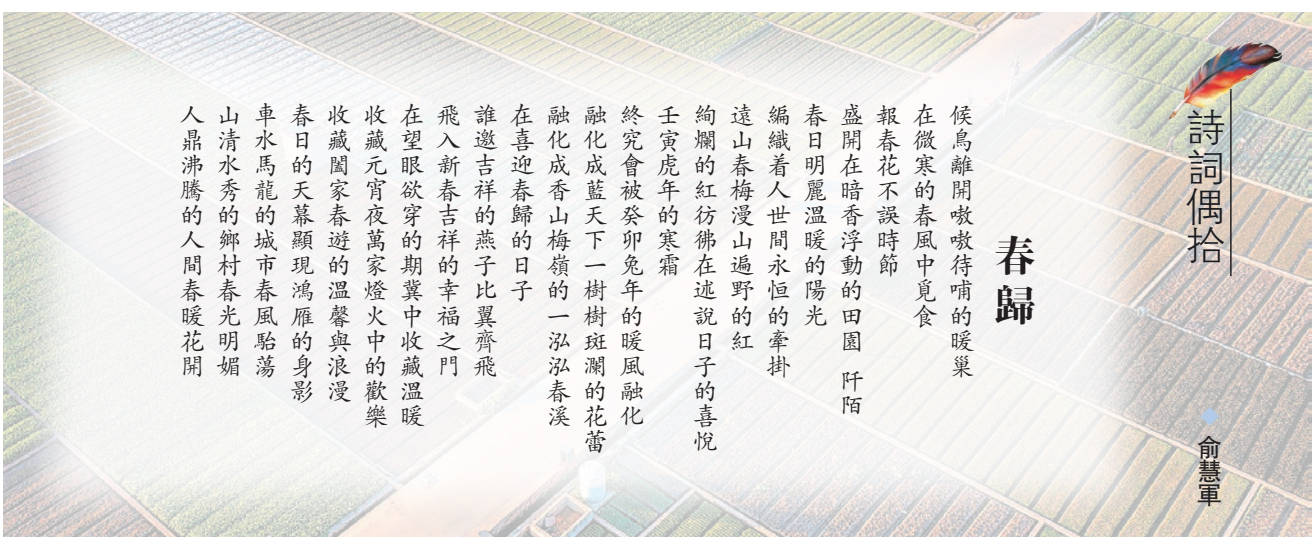
「青山原是我身邊伴，伴着白雲在我前。碧海是我的心中樂，與我歡笑度童年。」此後，《強人》、《家變》、《狂潮》、《網中人》、《小李飛刀》、《春雨彎刀》、《香城浪子》、《陸小鳳》、《忘盡心中情》等等數之不盡的金曲，都教人難忘。創造樂壇傳奇的顧嘉輝本身也是個傳奇人物。因日本侵華，避難離港，1948年來港，住在九龍木屋區，生活困苦。後其姐顧媚在夜總會唱歌，生活得以改善。輝哥跟着家姐，開始喜歡音樂並學習鋼琴。1961年，邵氏電影《不了情》徵曲賽，輝哥以一首《夢》入選，「人說人生如夢，我說夢如人生……」旋律流暢，跌宕有致，歌詞蘊含深意，讓人一聽難忘。後邵氏多部電影的配樂，輝哥都有參與，包括李小龍的電影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某日，輝哥在六國飯店的仙掌夜總會彈琴，恰遇美國柏克萊音樂學院創辦人旅遊途經香港，覺得他彈得一手好琴，很有潛質，予其學額免費赴美學音樂。問題是那時他已結婚，要照顧家庭，即使免學費，也難以成行，況旅費生活費亦頗費躊躇。後方逸華介紹他認識邵逸夫，邵爵士知道情況，願助其旅費及照顧其家庭。輝哥在美學習兩年後回港，在無線任音樂總監，工作非常忙碌。未幾又去洛杉磯進修。第一次赴美學的是正統音樂，此次讀較商業化的音樂。半年後回港。繼續為無線工作。於此期間，創作了大量劇集主題曲，首首經典，除上述所提的《啼笑因緣》外，還有《乘風破浪》、《心有千千結》、《田園春夢》等，及後跟黃霑合作更是珠聯璧合，其輝煌成就，闖出香港，風行內地、台灣、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地，凡有華人的地方無不

熟悉他的歌曲。音樂無國界，其實喜愛他的歌，又豈止華人哩！況他創作的樂曲極多元化，以「超越時空，橫跨領域」來形容並無誇張。古的如「曾經說出生不愛你，我共你是但有分沒有緣」的《誰可改變》，「夢裏幾番哀，嘆息痛恨你深沈苦海」的《夢裏幾番哀》；今的如《明日話今天》，還有愛情的如《用愛將心偷》；勵志的有《奮鬥》、《畫出彩虹》，「在天空上，用我的愛去畫長虹……前面阻礙重重，難敵我情濃」，武俠的有「湖海洗我胸襟，河山飄我影蹤」的《楚留香》、《鐵血丹心》，還有兒歌《小小的宇宙》，「小小的宇宙，歡欣的宇宙，真的我，真的你，唔係小木偶」等，黃霑說他是華人的貝多芬，也不為過。

人，有生必有死。輝哥雷叔等用艱辛努力寫下那香港名句，創造一代輝煌。我們又豈可落後，只要群策群力，定能乘風破浪，踏平崎嶇，使東方之珠更亮更光。

最後，我想用雷叔填的一首詞作結。1984年，歷史性地允許香港的流行曲《我的中國心》進入央視春晚，張明敏主唱，王福齡作曲，黃霑填詞，深深打動了電視機前逾億觀眾。音樂響起，旋律繚繞，很多人都放下手上工作，心裏澎湃地迴響着：「河山只在我夢裏，祖國已多年未親近，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，我的中國心。洋裝雖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國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，烙上中國印。長江長城，黃山黃河，在我心中重千斤，無論何時，無論何地，心中一樣親。流在心裏的血，澎湃着中華的聲音，就算身在他鄉也改變不了，我的中國心。」十年人事幾番新，變幻才是永恒。如今祖國欣欣向榮，香港若不急起直追就趕不上了。



詩詞偶拾

春歸

俞慧軍